



# 小盆景大世界

李慧平



一念起,约朋友去逛盆景公园。朋友笑言,柳未绿,花未开,现在有什么看头?我回复,四季风景各不同,淡妆浓抹总相宜。于是,我俩从新建南路入菜园西街西行,沿老军营小环路再南行百余步,向西又百余步。路北,入目处,清新宜人的白墙黛瓦间,八根红柱托举着卷棚顶门楼,翘角飞檐,浓浓的江南风情便缓缓绽放在北方的太原。

盆景公园已有40多年历史,是太原市第一个住宅小区游园,是山西省目前唯一的以盆景艺术研究创作、展示、游园观赏为一体的江南园林风格的精品盆景园。它以“雄姿粗犷、峰峦叠嶂、诗意豪放、格调高雅”的晋派风格盆景著称。园内分展览区、休憩区、生产区、办公区。展览区内小桥流水、长廊挂落、苏式彩画夺人眼目;休憩区内博古墙架、大地盆景、园林小品、江南建筑引人入胜;植物品种丰富,三季有花,四季有绿,尤以一年一度的盆景展览为人称道。

入园左行进入休憩区,九曲回廊将池水一分为二,各自成景。点缀有未曾消融的白雪,别有一番景致。西池,白墙饰以扇形窗。青松银杏,池畔俏立;各色奇石,随地就势。东池,湖心假山,怪石嶙峋,池边奇石,俏立入水。攒尖顶绿榭壁立西畔。有联云:“绮梦芳菲湖水碧,春光旖旎杏花红。”湛虚轩面南而居,南北通透,穿过两层窗户,后园美景直扑眼帘。面对湛虚轩,此情此景,让我想起清乾隆诗作《题湛虚轩》:“四面窗棂弗纸糊,网轩了可隔翔鸟。光明透彻内还外,顾盼真教有若无。却暑袖招凉籁拂,延清襟惹绿阴铺。一泓碧水阶前俯,心所澄然得似乎。”念与朋友听,她开心地戏言:“阶前无碧水,唯有一池雪。”

过西侧圆门进入展览区。眼前顿时开阔,此处为盆景展览区,犹记得之前来时,摆放有各色盆景,如今只空留摆放台,白墙上点缀的盆景画,让我们争相回忆夏日里盆景的繁茂与多姿。

北面花栏墙和圆拱门隔出一方玲珑的景园。花栏墙是用来摆放盆景的,如今摆着不同造型的雪球。缘园西行,登上20多级石台阶,便到超然亭,六角攒尖顶休憩小亭,旁有雅石并立,更兼松柏,确让人心生超然忘我之意。亭侧设有贴心的便民衣架和休息椅。亭周是各种植物,只剩下枝丫,不好分辨树种,好在树上挂有标牌,细看一株,原是连翘,旁附二维码,扫开,是详细介绍。它是春天的信使,早早地招摇着一片黄色,铺天盖地,染黄了天地,染好了心情。旁边是黄栌,极善渲染鲜艳夺目的秋天。还有那四季常青的松树和冬青,默默地营造自己的绿色天地。下小亭有三条小路,可随意而行。

依北东行,林木间隐着一个椭圆形沙池,有三五儿童在玩。再往西,撇芳榭与超然亭遥相呼应,四角卷棚攒尖顶,置石桌石凳,可下棋可打牌。面北一墙开方窗,窗外奇石相对,亦为一方盆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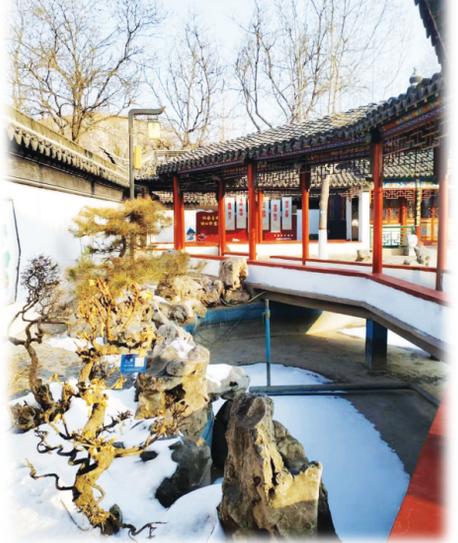
撇芳榭北是太极道,石子铺就的太极图和灌木冬青围就的太极图大图案小图,转一下太极图,感受一下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极有趣味。

再往东是健身场所,三五成群的人在挥洒热情,中间是母子情雕塑。最东侧是雅秀苑,有休息平台、石桌石凳、奇石怪松。折向西,有三亭映日,三只蘑菇小亭拥出一方小天地。这会是夏日里最好的休息处。

整个盆景园就像一个天然盆景,小巧玲珑,绕园一周,不足千步。但极尽心思,九曲回环,方寸之地做文章。

现在的盆景园最多的是树,高高低低,大大小小。直立的油松、多姿的龙爪槐、斑驳的白皮松、低矮的华北卫矛球、高大的刺槐和杨树、秀气的西府海棠和樱花、碧桃……最粗的一棵树我俩合抱都困难,上面居然生出了蘑菇。

回转身时,朋友大呼不虚此行,小园大文章,深藏人不识。



公园一角(作者供图)

# 太原年味

蒋殊

街上的车流,变戏法般一天少过一天,最终街道畅通得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有些恍惚。大年三十开始,城市突然间就焕然一新了,街道两旁总是拥挤不堪的车位齐刷刷空出来,路两旁树上不同造型的红灯笼争先恐后冒出来。

大门,小门;单位门,家门,一幅幅红彤彤的对联登场亮相,进入属于它们的高光时刻。

有零星的鞭炮声传来。有密集的锣鼓声传来。

离过年还有一周,钟楼街上的龙狮表演已经摆开阵势。队伍中,就有“过年好”三个字隐隐约约传来。

我是参加工作之后,才在太原这座城市学会问候“过年好”。一句简单的话语,蕴含着无限丰富的祝福。过年的那几天,访亲拜友的同时,便一路感受这座城市的年味:公园的灯会,图书馆的书香,古城的诗意,剧院的好戏,商圈的诱惑,城郊的秧歌队……

还有新鲜的吗?  
“来哇!龙年打卡百座博物馆!”一声纯正的太原话喊过来。

一惊,一喜:咱太原,有了百座博物馆?

其实离过年还有一段时间之际,太原市文物局局长刘玉伟就已经率队吆喝上了,给老百姓一座一座“数(动词)数(数量)”。此时从忙碌中抬起头的人们一阵豁然,古城太原,近年来一直在打造“博物馆之城”呀!

也才发现,在进入2024年的短短一个月时间里,太原已经有两座博物馆相继亮相,一座是位于晋源区稻田公园内的“太原稻田民俗文化博物馆”,从民间收集来的1500多件代表晋商文化、民俗文化、农耕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老物件整装亮相。

另一座,就是代号101的“晋阳古城考古博物馆”!这

座于2024年1月19日刚刚开馆的博物馆,是晋阳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走过馆内“肇建晋阳”“名都并州”“霸府别都”“盛唐北部”“锦绣太原”五个篇章,就是太原2500年沧桑而辉煌的文明之旅。时空在这里是静止的,时空在这里也是流动的,晋阳古城的宏大建造,汉代城内的火热生活,魏晋南北朝的国家地位,晚唐时期的三晋艺术,锦绣太原城的今日盛景,像城内那一泓汾河水,逶迤而来。

一座博物馆,半部中国史。太原的年之所以能如此豪迈,如此具有文化气韵,因为它古称晋阳,别称并州,还是最早被称为“北京”的城市。自公元前497年筑晋阳城至今,一本又一本的历史书会告诉你,太原曾是赵国、前秦、北汉三个政权的都城,是北齐、唐朝、武周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六个政权的陪都。

一路走来,这座城市历经水与火的洗礼,布满伤与痛的烙印,但“龙兴之地”底气不减。而今沧桑巨变,浴火重生,铸就出更加包容万象、热情似火、坚忍不拔的独特个性。

前世峥嵘,今生锦绣!

建城之时的公元前497年,据推算,正是龙年。啥也不说,打卡去!红红火火闹龙城,酸酸甜甜过大年!向这座城市一代代创建者、保卫者与推动者们,问一声“过年好”!

这三个字,会从太原人口中一路漫延到正月十五。当然,决定加入那个盛大而热烈的元宵夜烟花队伍之前,一定要吃一碗热乎乎、软糯糯、甜兮兮的“老鼠窟元宵”。

酸与甜的融合,有时很直接,我就见过有人吃元宵蘸醋,发生地自然是太原。

那个味道,或许如年,甜蜜的相聚之后,就是分别的酸楚。

回来了!”看着还未上齐的佳肴,弟弟明白了,便一边脱外套,一边招呼着服务员尽快上菜。一家人到齐,彼此举杯祝福,满脸的喜悦,满怀的开心,团圆的饭菜格外香,团圆的话儿总也说不完。弟弟以茶代酒一杯杯敬大家,询问大舅的身体,姐姐、姐夫们的工作,外甥们的学业。推杯换盏间,弟弟说下午5点前必须赶回石家庄……春节不休息的弟弟,为了大年初二回到太原与家人团圆,早上不到6点就赶到公司,一日奔波于两省之间,奔走于事业与亲情之间。

眼前的弟弟,不再是儿时姐姐身后的小跟班,而是一个有责任、懂担当、努力拼搏的小伙子。

时间,滴滴答答,拦不住地往前奔。弟弟从衣服兜里摸出手机,该返程了。“大舅,我定了下午3点的高铁票,这会儿得走了!您注意身体,下次我回来去看您!”爸爸拍了拍弟弟的肩膀,握着弟弟的手,叮嘱他一人,照顾好自己,弟弟不住地点头……来到包间门口,弟弟轻轻抱起宝宝椅中的女儿,亲了亲脸颊,嘴里念叨着,这一路回来接触人员复杂,其实早想抱抱粉嘟嘟的宝宝了,怀里的“小豆包”唧唧呀呀,不时用额头蹭蹭她爸爸的下巴。弟弟一手抱着“小豆包”,另一只手拍拍弟媳的肩膀:“老婆,辛苦你了,大后天我给你定了玫瑰花,记得签收……”弟媳低着头,不住地点头,弟弟抚摸着她的头发:“忙完这个月,我能回来住好几天,到时候带你看电影!”“好!等你回来!”弟媳微笑着起身,把宝宝接过来。“大舅、爸妈、姐姐姐夫们,我得走了!”

我和爱人、妹妹、妹夫起身,送弟弟走出饭店,明明不短的路,却没走几步,没说几句话就到了迎泽大桥。坚持不让我们开车送的弟弟已约好车,从医的妹妹不厌其烦地叮嘱弟弟出门在外注意身体、饮食。身后忽地传来周深轻快的歌声:“笑一笑就灿烂,唱一句歌就舒展。收集一点一滴小美满,就是幸福的花样……”是呢,生活不曾慢待于我们,只要用心感受,总有幸福奔向你,一如今日的团圆!

# 此刻,团圆!

李娟

同样“标志性”的大眼睛也瞪了起来。何为“标志性”大眼睛?就是奶奶曾经天天念叨的“大眼眼”,奶奶有,爸爸有,姑姑有。遗憾的是,到我们这辈,姐弟们都未遗传到,小时候我和妹妹还一度很懊恼。

姑姑的话音刚落,爸爸就拿起了手机,“对不起,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……”为了不让爸爸和姑姑着急,我们这辈开始轮流给龙龙拨打电话,七八分钟后,“喂,二姐……”一个熟悉、亲切的声音从妹妹开着免提的手机中传来:“我在高铁上,马上到太原南站。告诉大舅,你们先吃,别等我。”爸爸放下水杯高声应道:“大舅知道了,你别急,注意安全。”爸爸说等等吧,等龙龙来了再开饭。爸爸心中,团圆就是不能少一人。

时间,滴滴答答,催促着归来的脚步,安慰着期盼的眼神,带着我们走向团圆时刻……在我和妹妹争着抱着抱龙龙8个月的女儿时,突然响起的门爽朗地展到90度。一家人收起了嘴边的话,目光齐刷刷地落在突然出现的这位小伙子身上。我们的弟弟回来了!棱角分明的脸上虽然漾着微笑,但掩不住风尘仆仆的印记。弟弟的身高一米八五,长长的腿三步就跨到了桌旁:“大舅过年好,大姐、姐夫过年好!二姐、姐夫过年好!爸妈、老婆……我

# 丰厚岁月中的花馍

蔡瑞瑞

起锅蒸馍,奶奶把风箱拉得“呼呼”响,浓浓的水蒸气从笼里弥漫、升腾起来,被冷峭的冬风裹挟着,在空中飘散了。待我玩累了跑回屋内,蒸好的馒头也端上了桌,圆圆的白面馒头上面用红曲点出花瓣形状,咬一口,劲道香甜,蓬松的麦香浸润着唇齿舌尖,回味无穷。各式各样的动物花馍白白胖胖,憨态可掬,妈妈把一只老虎花馍塞在我的手里,老虎的额头用豆子拼出了一个“王”字,我喜欢极了,东摸摸,西瞧瞧,直到放凉了也舍不得吃掉。坐在一众大人身边,周身被氤氲的热气包裹,嘴里满溢着馍馍的清香,日子活泛生动又细水流长。

长大一些,才知道闻喜的花馍在全国都有着响当当的名号,在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闻喜有一句俗语:“有馍就有事,有事就有馍”。从出生、满月的大鼓花馍,到订婚、结婚的龙凤呈祥花馍,再到请客、过寿的鲜花寿桃花馍……花馍中容纳了吉祥安康的祝愿,子孙满堂的期盼,还有阖家团圆的祝福。花馍工艺繁复,制作讲究,有“花糕”“花馍”“吉祥物”“盘顶”四大系列200多个品种,通过搓、团、捻、擀、剪、切、扎、按、捏、卷等手法,利用擀杖、剪刀、筷子、篦子、竹签等做出各式形状,经过醒水、揉面、制酵、揉面、捏形、醒馍、蒸制、着色、插花等工序,全手工揉捏而成。2012年,首届花馍文化节在闻喜举办,那时的我只有10岁,但对花馍节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还记得在闻喜西湖边,到处摆

满各式各样的花馍,参赛的花馍同家里做的花馍不大一样,它们规模更大,品质更高。龙王神像面塑高达14米,龙腾盛世大花馍直径长2米,这些花馍不仅色彩艳丽,而且栩栩如生,行走其中,如同穿梭在艺术长廊。

花馍的故事,也是小麦的故事、土地的故事。闻喜地处山西南部,气候温和,阳光充足,土层深厚,水源清冽,地势高而平缓,昼夜温差大,给予小麦得天独厚的生长空间。每至夏季,黄土塬上麦浪滚滚,金麦遍野,家家户户在田野中共赴一场一年一度的收获盛宴。安居乐业,时和岁丰,对平凡生活的礼赞沉潜于丰厚的岁月里,酝酿出一段温和的麦香,一段人与土地难舍难分、死生契阔的深情。一穗小麦,从田间地头,来到百姓餐桌,化作五彩斑斓的面食,勤劳朴实的闻喜人将对土地的敬畏、对生活的热爱揉进一个个小小的面团里,揉进传承千年、延续不绝的非遗记忆里,花馍在他们的手里姿态万千,变化无穷,也因此获得了生生不息的永恒力量。

甲辰春节,我从妈妈、奶奶的手里接过这块小小的面团,也接过这份古朴厚重的文化遗产。花馍于我不仅是一门手艺,更是一种精神,一种文化根脉,一种舌尖上的乡愁。它从民间而来,又在民间传播,温度与情感在掌心代代相承,人民的美好生活愿景在唇齿留香间绵延不绝,几千年魅力不减,靠的应当就是这样一份淳朴的生命力吧。

一股浓浓的醋味袭来时,才意识到前面已经排到大街上长长的队伍是打醋人。我没有多么爱吃醋,但每遇到这支队伍,总会被感染得加入其中。一直觉得,这些寒风中排长队打醋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太原人。他们不去超市购买那一个个众所周知、包装精美的品牌,而要拥入一个简陋的醋坊排队。这些打醋人还有一个特点,那就是并不去买货架上早已装好的成品,而是手拎一到两个空壶,有人甚至干脆拎着刚刚喝完的容量达10L的矿泉水桶,进店后隔着柜台递过去,看店员用古老的方式从大缸中一勺勺舀出来,顺着那只被醋漫泡得发黑的漏斗畅快灌入。

醋味,好足!年前排队打几壶宁化府的老醋,一壶家里吃,一壶回老家敬父母,一壶寄远方送好友。包装简陋,因此收货人必是真爱。

排队时遇到熟人,便要相互攀谈一阵,女人说:“去年忙得脱不开身,想着超市买一袋将就,嗨,一锅饺子都跟着变了味!”

那个马上跟一句:“可不是?我这壶就是要带去海南过年吃!”

说完,一伙人就着寒风哈哈大笑起来。

太原的年味,就从这满街弥漫的老陈醋中拉开帷幕。

工作的人照常工作,会议甚至多起来,手上的活也紧起来。每个人都很忙,但这忙碌中必须穿插一些必不可少的聚会。因为有人要提前回老家,有人要携家带口到南方,即便不出门的人,过年的几天也要留给家人与亲戚。因此普通朋友间就要趁着年前聚一聚,喝一顿短暂告别的大酒。

饭桌上,有人拿了好酒,有人扳过瓶身一看,嘴里就叫做起来:“呀呀,齁香!”边就扭身从车中取回熟悉的包装,“打开打开,还喝咱这清香味!”



小时候过年,就盼着姑姑回娘家。

那时,大年初二吃过早饭,我和妹妹就急匆匆地抓起妈妈为我们准备的小红帽,随便往脑袋上一搭,搓着小手箭一样地跑到屋外,瞪大眼睛,伸长脖子望向长长巷子的那一端。等呀,盼呀,当看到三个熟悉的身影,便激动地挥舞双手奔了过去——姑姑、姑父和表弟回来了。爸爸的兄弟姊妹不多,仅有一个妹妹,就是我们的姑姑。爸爸不仅是两个女儿的山,还是妹妹的依靠。爷爷奶奶前些年先后离开,爸爸这里就成为姑姑的娘家。

带着兴奋与期盼,今年大年初二,全家人都早早来到饭店,互拜新年之时,却独少了表弟龙龙的身影。妹妹扯扯我的衣角,低声告我,龙龙年三十发了信息给她,说由于工作原因,今天可能来不了。落座后,爸爸看到龙龙不在其间,忽地瞪起了“标志性”的大眼睛:“龙龙呢?没来吗?”姑姑说龙龙去年年底被派往河北工作后,几乎没有休息日,过年还没回来呢。“理解,理解!年轻人一定要把工作做好!不过吃饭前我先给他打个电话,大舅想他了……”爸爸的眼里泛起了点点失落。“大哥别急,听我说完。龙龙说上午的事情要是能早点忙完就赶回来,他也想大舅和姐姐们了……”姑姑看着爸爸着急的样子,



晓虞摄

条山庇佑,涑水滋养,三晋沃土,河东桐乡,这就是我的老家——山西闻喜。我的祖辈、父辈生于斯、长于斯,闻喜于我,是亲切的乡音,是熟悉的土地,更是肌肤下流淌的血脉。在我的记忆里,闻喜的年是有点味道的,这种气味香飘四溢,余味悠长,这便是花馍的气味。

每至年节,我便会同父母回一趟闻喜老家,对闻喜最初的记忆,就与花馍有关。幼时贪睡,一觉醒来已是晌午,迷迷糊糊睁开眼,发觉自己躺在一个竹篾中间,每个篾子上都放着许多拳头大小的面团,用布覆盖着,等待发酵。我的奶奶、妈妈、二妈,同乡里的姨姨婶婶们围坐在桌前,正在做花馍。我从炕上爬起来,走到妈妈身后,悄悄探出头来。真是奇了,面团在她们手中像是有了生命,或伸或拉,或捻或卷,或擀或搓,仅仅借助一柄剪刀、一把梳子,再按进几粒红豆、几颗大枣,盘曲的蛇、可爱的狗、滑溜的鱼、乖巧的兔就在手指翻飞间蹦跳了出来。她们笑语盈盈,闲话家常,嘴上说着,手上做着,大大小小的花馍五彩缤纷地堆满热炕头,屋子里充斥着厚重安稳、平和悠然的味道。添柴加火,